

高爾基選集 愛奴的隸



上海雜誌公司印行

820(2)
001422

CAF51/06



集 選 基 爾 高

隸奴的愛

譯 鈞 任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版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版

愛的奴隸

高爾基選集

著者 高爾基

譯述者 任鈞

發行者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 中正東路卅九號
漢口 交通路
長沙 府正街
昆明 武成路

★ 刊叢法方與論理劇戲 ★

戲劇演出教程

田禽譯

舞台技術基礎

劉露著

蘇聯演劇方法論

賀孟斧譯

新演員手冊

田禽譯

★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經選★

人
民
藝
術
叢
刊

東 方 紅〔歌 曲 集〕

鑰匙在誰的手裏〔獨幕劇集〕余曉等著

九 件 衣〔平 劇〕宋之的等著

歷史的暴風雨〔創 作〕劉白羽著

躍進大別山〔創 作〕王 匡著

論工 人 文 藝〔論文集〕荒 煤編

上海雜誌公司總發行★

目次

愛的奴隸.....	一
笑話.....	九五

愛的奴隸

每次從劇場的小街巷經過的時候，我幾乎時常在那連接在一所舊木房子前邊的小屋裏的一間小店舖門口，都看見那一個人，好像很不調和而且多餘似地待在那為多塵的天空所掩蓋着的，都會的又暗又窄的空隙裏。

那個人，有時，坐在門口的一把椅子上看報紙，有時，靠着門框，將雙手叉在胸前，站在那裏。在他頭上，有着一面用斜體黑字寫的小招牌，說明這舖子是賣「文房用具」的。在骯髒的玻璃窗後面，放着一疊信封，金脊練習簿，和在紙上面貼着舊郵票的五光十色的集郵簿等等。

有的時候，我站在那玻璃窗的前面，假裝望着那褪色的灰濛濛的可憐的貨物，偷偷地觀察那個商人。但他祇是一心一意地望着對面那座房屋的窗戶。那是一座磚砌的，古舊得到處崩裂的房子，彎曲的裂痕爬在那有着兩列大而厚的窗戶——每層四個——的牆壁上面；在簷下的椽上站着鴿子，而那給鴿糞弄髒了的、生了鏽的招牌就在窗子上面懸掛着：

「木齊尼克成衣舖」

這所房屋建築在這塊地面上恐怕已經有一百多年了吧。而整條街道——同樣地古老的兩排密集、陰暗、污穢的房屋，恐怕也已經存在了百年以上吧。

那個人——穿着長長的擦破了的燕尾服。在那燕尾服下面可以看出乾枯的，但却很秀美的肉體。脚上穿着破舊的鞋子，脚很小，却還好看。臉孔上密密地長着灰色的，修整得很光生的鬍子。淺灰色的長長的頭髮，溜光地梳理在他那纖小而乾淨的，像鋸齒般的耳朵後邊，他的頭髮一定是很柔軟的，緊緊地完全像是黏着一般地貼在頭上。這種頭髮的樣式，很帶點智識份子的氣味，跟那乾枯的長臉不大相稱，似乎正因為這樣，那又瘦又小的鼻樑看來也就帶着一種很奇特的沉

嚮往前突出着。他的眼睛很奇怪：眼白發藍，眸子是紫紅色，眼縫狹長，眼色是又冷又直；雖然如此，但却給人與老是低着頭望着地面的感覺。

我在窗旁約莫站了三分多鐘，預想着那個人終於會這樣問我：

「你要買什麼呢？」

但是，他好像完全沒有注意到我，祇是動都不動地叉着手，爲哀愁的濃雲所包圍着。這爆發把我的好奇心煽動起來了：他在注視着什麼？他在呆想着什麼？中學生們跳進他的鋪子裏來買郵票了，他似乎很厭煩地請他們到裏面去，簡單地跟他們講話，完全像在幹着別人的，對他並不感到興趣的事情。

當我跑進到他鋪子裏購買信套的時候，他也同樣簡慢地招待着我，把貨色拿給我看，簡短地說明各種的價錢，叉着手，那顯然是要我快些出去。

「你這鋪子已經開張了很久吧？」

「是的。」

「這是不大有人走的地方吧？」

「是的。」

「你這裏有古錢嗎？」

「沒有。」

十二分明顯——這個人是不想說話的。可是，這時候，我却看見了一張圖畫明信片——是一個女人的像：用鴛鴦毛的扇子遮着嘴巴，坐在一把寬大的安樂椅上，眼睛裏含蓄着嬌媚，但總是嘲諷地微笑着，臉上浮泛出一種沉醉的，也許是很倔強的表情。在圖畫明信片的下邊印刷着如下的字眼：

「拉麗莎·安托諾維娜·朵布里尼娜，

外省劇場的著名女優。」

還有一張圖畫明信片，也是個同樣的女人，那是在扮演着奧菲麗亞的角色，兩手抱着花束；但她的眼睛，並不是一個狂女的眼睛，而是同樣地浮泛着神秘的微笑。這邊還有扮演着娜拉，瑪利亞·司徒亞特的她，那湧的也還是她。在所有的肖像當中，都是同樣的微笑，都是把臉孔的上半部和稍覺笨重的寬廣的下巴清清楚楚給分開的同樣迷人的大嘴。

「這一張照得頂好——這一張。」店主用他那灰色的長手指指着她坐在安樂

椅上的那一張像片，好像要說服人家一般地說着。「這是——由我這裏印行的！」他像在誇耀般地加以補充。

「沒有聽到過她的名字啊。」我說。

他像給侮辱了般地，聳了聳肩：

「可是，她是頂有名氣的啦。她的名字曾經鬧動一時哩。」

他列舉出那女優曾經得到過「非常的成功」的幾個城市的名字，而且表現出一種看不起我的孤陋寡聞的神情，用報紙上的批評記載的陳腐語句，把她的才能的特點告訴給我聽。他閉着眼睛，好像在念書般地講着話。

「她還活着嗎？」

「不，死了。」

「在好久以前就死了嗎？」

「十年前。」

無疑地，那是一個怪人。怪人是裝飾世界的。我決心要更親密地跟他做個知己朋友。我達到目的了。并且，這奇怪的人物告訴了我如下的事情。

「爲着使得你明瞭我的經歷的悲苦起見，我不能不把它從以往，從少年時代說起。我的父親，克林·托爾色夫，是個有名的肥皂製造者，雖然在財產和事業方面很成功，但性情方面却是個不痛快，不會交際，和人生弄不好的人物。個子高高的，精力飽滿，渾身長着毛，跟雄牛般地走路，低着頭，像是給一種不明不白的凌辱弄成了盲目似的。這凌辱——可以說是從母親那邊感受到的。她是土耳其戰爭的英雄哥爾達洛夫少校的女兒。當我十歲我的弟弟科利亞六歲的那一年，她就跟一個有名的鋼琴家由家裏逃了出去，而後來不久就死在外國。我還牢記着她穿着全身鑲着綠的和花的絲帶的水中仙女的衣服，她那一直披散到腰邊的黑頭髮，和戴滿輝煌的鑽石的腦袋。當她穿戴着這樣的服飾的時候，她就問我：『漂亮？』我回答說：『是的，很漂亮呀！』——她就慈愛地在我的額門上彈了一下，對我說：『你喲，可是你並不聽我的話，你並不愛我。』我答應了要聽她的話，但在復活節的前夜，她就由家裏跑掉了。」

我們坐在一間又仄又暗的房子裏的一張桌子旁邊，桌上兩隻銀燭台裏面點着

兩支蠟燭，同時，在一個雕玻璃的古瓶裏搖晃着葡萄酒的紅玉般的火焰。房間裏堆得亂七八糟，使人透不過氣來。一些照片把牆壁弄得像在發霉似地現出許多污點子。在一個角落裏，一個磁磚砌成的火爐正熱烈地燃燒着。一把大椅子給拉前來了，那個人伸着兩腳，叉着手，坐在椅子上，望着兩縷火簇的黃色的火光。在通到另一房間，大概是寢室的門上，掛着一架柄上捆着有色的絲帶的六絃琴。在馬路上，對着窗戶，點着一盞街燈，雨的玻璃箭淋打着它；街燈的混濁的淡黃色的光線，穿過給雨打濕了的玻璃，模糊地照着女優朵布里尼娜的原色版的大像片。那大像片嵌在一個黑色框子裏，放在一個畫架上頭，帶着銀製的冠飾——月桂和菩提樹葉子。

從塞滿在房間裏的所有的東西裏面，使人呼吸到一種死了好久的乾枯了的東西的氣味；這氣味，很像是日子久了已經乾枯，給人一種就會散為灰粉的那些花朵所發出來的異樣的香氣。從那個人的嘶啞的聲音裏，也會給人與同樣乾枯的感覺。他說話幾乎沒有一點抑揚高低，像在念書似的；舒暢而輕快地流淌出來的他的話語，好像一棵忘記脫下夏天的裝飾的樹木，在悲涼地散落着那些給寒冷凍落

的葉子。

「在十八年間父親都是個繆夫，在我們家裏除開女僕和年老的女廚子之外，沒有一個女的。老是一副沈鬱的臉孔，他是不管我們小孩子的生活的。在十八年間，我和科利亞時常聽到這句發氣的問話：

——爲什麼這樣做呢？

他這問話使得我們非常害怕，好像在我們中間築了一堵高牆。我們是避開着他長大起來的。我們家裏有七間房子，每一間都是很黑的；裏面還擺滿了各種家具，躲避起來是很便當的。他把我送進城裏的一間學校裏，但他不讓我作更高深的研究，他說：

——夠了！你得要熟習做買賣呀。

但，科利亞，因爲身體比我來得弱，他就允許他讀完中學，甚至還進了大學的理科。

我的父親，當他還在年富力強的時候就突然地死去了。在六月裏的一個大熱

天，他從教會回到家裏來，喝了自造的放了冰進去的啤酒；過了五天之後，他就渾身浮腫，把勤勞的毛茸茸的雙手攔在那腫得像一座小山似的肚子上面，長眠在他的棺材裏了。他那可怕的样子是簡直不能用言語形容的。他那氣憤的臉孔，支楞着褐紅色的毛，像是氣青了似的，這使得我直到現在都還想着：他不是要對自己的命運，用嘶啞的聲音這樣地叫喊起來嗎：

爲什麼這這做呢？

工廠裏的工作停止了，全廠完全像復活節和聖誕節等節日一般地變得很寂靜。一種不習慣的喧鬧開始了，用人們都把脚步走得響，大聲地拖着腳走着，高聲的說話；我看見大家都欣幸父親的死亡，而我很慚愧地感到自己也是滿足的。當他活着的時候，在我家裏祇有蒼蠅可以自由居住，可以發出最大的聲音嗡嗡地叫着。父親時常輕輕地在房子裏走着，豎着耳朵傾聽着，好像在等待着什麼東西；倘若有誰不謹慎關門闖出聲音來，他就要大發脾氣。但是，如今，就祇有科利亞，這敏感的青年，還像父親在世時一樣低聲地說話，輕輕地走路，好像生怕把長眠的人驚醒了似的。

——真是吵得兇呀，——他像在生氣般的說着，——完全像是很高興呢。

——你爲什麼生氣呢，科利亞？——我說，——難道你不曉得嗎？大家都不

愛他，沒有誰愛他。

——你也不愛他嗎？——他問。

——我，我也不愛他。——我回答說，——我是老老實實的。

他一句話都沒有回答。他坐在廠開着的窗子跟前，從窗口進來了酸，肥皂，和腐爛的脂肪的濃厚氣味：這氣味還伴着一種異常的響動：原來我們家裏的號房木斯達華，一個跛腳韃靼人，正在那滲了脂肪的，堅硬得好像和了瀝青似的地面上，用掃把魯莽地掃着。以前，在開着工的工廠的不斷的騾音當中，這打掃的聲響是聽不到的：那是一種異常不愉快的，甚至可以說是抹殺一切的聲響。

科利亞，把頭從窗子裏伸出去，說：

——請你不要掃了吧，木斯達華！

這樣說過之後，他就對着我說：

——他在掃父親的紀念物啊。當家裏有着死人的時候是不應該打掃的，你忘

了麼？

——現在，——我安慰他，向他說，——我們會有一種比較輕鬆的生活啦。我做事，你讀書。當你想到劇場裏去的時候，你也不用去向人要一個盧布，也沒有人會向你嚷：「爲什麼這樣做呢？」了。這的確是一種不幸，但，在我，雖然死了父親，也沒有特殊的悲痛。我不是個唱戲的，心裏沒有悲痛是不能夠哭泣的。你想一想吧，這幾天以來，我們哭泣幾乎都是受了屈辱。而這種屈辱我們是受過多少呀！

他望着天空說：

——是多麼暗淡，簡直像是粗糙的鉛皮般的天空啊……而我們的工廠和整個大地，就是跟這鉛皮上面的鏽和骯髒的污點一樣的東西。

弟弟時常懷着這種思想，這種思想的獨特的地方使我非常高興的。他無論什麼時候都表現出一種哀憐的神情談着大地，好像病人講着自己的身體似的。他很清瘦，好像是很軟弱，但實際上他是很健康的，在臉頰上浮泛着柔嫩的姑娘似的紅暈。他的頭髮濃黑而具有波紋，他的黑眼睛對一切都表示懷疑，驚訝地望着——